

# CES-D的结构分析及其在成年人的试用\*

辛 涛 申继亮

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

**摘要** 目的: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 CES-D 结构的因素分析, 以期建立关于该量表的结构方程模型, 同时探讨该量表在中国成年人中的试用情况。方法: 453 名被试, 男 219 人, 女 234 人, 年龄 20 ~ 85 岁。采用 CES-D 中译本, 在北京地区取样, 由主试登门对被试进行测查。结果: (1) 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, CES-D 可分成四个因子, 即无助与无望感、健康、压抑情感、躯体反应, 此四个因子在抑郁体验上的负荷在 0.60~0.96, 分别可以解释抑郁体验变异的 36%~93%; (2) 同质信度和分半信度分别为 0.8679 和 0.8526; (3) 无助与无望感、压抑感及抑郁总分随年龄增长显著下降, 心理健康因子得分随年龄增长显著升高。结论: CES-D 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, 用于中国成人具有较好的信度, 可以用于评定中国成年人的抑郁体验及其特征。

**关键词** CES-D 结构效度 抑郁 成人

## The Structure of CES-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ese Adult

Xin Tao, Shen Jiliang,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, Beijing

**Objective:** To analyse structure of CES-D and its suitability in Chinese adult. **Method:** Four hundred and fifty-three adults, aged between 20 and 85, sampling from Beijing area, were rated by the CES-D. **Results** 453 participants' responses to CES-D was analyzed by LISREL and gained four factors: helpless/hopeless, well-being, depressive affect, and somatization, their loadings on personal experience of depression were 0.91, 0.60, 0.96 and 0.83 respectively, accounting for 36~93% of total variance;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CES-D was 0.8679, and split-reliability was 0.8526; Scores on helpless/hopeless and depressive affect, and total scores decrease with age, whereas well-being increase with age. **Conclusion** The CES-D have better reliability and structural validity, and suited for rating depression of Chinese adults.

**Key Word** CES-D, Structural validity, Depression, Adults

抑郁是个体情绪低沉、沮丧、悲伤等多种不愉快反应综合而成的生理、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多维障碍。它是人类常见精神障碍之一, 每年全世界至少有一亿人曾患有临床可查的抑郁症, 而且由于种种原因, 这个数目还在增加。近年来, 抑郁问题成为临床心理学、发展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。这其中, 人们对年龄与抑郁之间的关系问题尤为关注。在有关心理健康和老年学的文献中, 人们一直假设随着年龄的增加, 个体的抑郁体验也在明显的增加, 然而对此的研究结论却很不一致<sup>[1,2]</sup>。因此, 抑郁与增龄的关系问题

成为抑郁研究的一个焦点

在我国, 虽然对抑郁症的临床诊断已经开展很长时间了, 但对抑郁, 特别是抑郁与增龄的关系的研究还很少。目前, 我国临床采用的抑郁量表基本上是翻译国外的量表, 在使用国外量表的翻译本时, 首先应考虑其是否适用于我国被试, 以及其测量性能如何。本研究旨在对我国使用较多的美国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(CES-D) 的结构进行分析, 并考察该量表在我国成年人中的适用情况, 以期建立关于该量表结构的结构方程模型, 并分析抑郁体验在不同年龄的表现, 以此来评估与增龄相关的个体抑郁体验的变化。

## 1 研究方法

### 1.1 被试

本研究共选取被试 453 人,其中男 219 人,女 234 人;年龄范围 20~ 85 岁,其中 20~ 29 岁组 106 人,30~ 44 岁组 116 人,45~ 59 岁组 126 人,60~ 85 岁组 105 人。婚姻状况:未婚 94 人,已婚 332 人,离婚 3 人,丧偶 21 人,不详 3 人;文化程度:小学 16 人,中学 170 人,大专 102 人,本科 143 人,硕士 16 人,不详 6 人。

### 1.2 方法

采用 CES-D 的中译本,在北京地区取样,由主试登门对被试进行测查。

## 2 结 果

### 2.1 CES-D 量表的结构分析

依据 Pearson 相关矩阵,采用极大似然法,运行 LISREL(V 8. 03)程序得到模型的估计参数(见表 1)。从表 1 中可以看出,所有观测指标( $Y_1$ — $Y_{20}$ )在一阶因素上的负荷在 0.39~ 0.74 之间,观测指标的测量误差变异在 0.46~ 0.85 之间。如果假定这个模型为真值测量模型,那么观察指标的信度就可以被定义为真值变异与观测变异之比(Alwin & Jackson, 1979),因此,本量表各观测值的信度范围为 .21~ .54。一阶因素无助与无望感、健康、压抑情感和躯体反应,在二阶因素抑郁体验上的负荷在 0.60~ 0.96 之间变化,其误差变异的范围为 0.07~ 0.64,换句话说,这四个一阶因素分别可以解释抑郁体验变异的 36%~ 93%。

对该模型的拟合检验表明,该模型的拟合优度(GFI)为 0.90,调整后的拟合优度(AGFI)为 0.88,平均平方残差的平方根(RMR)为 0.05。这些指标均表明:该模型的结构效度很高。

为了保证 CES-D 在临床实践中的可靠性,我们还计算了该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和分半信度,它们分别为 0.8679 和 0.8526,这

表 1 CES-D 量表的二阶结构模型的参数估计值

项目	标准化因素负荷				误差变异 <sup>△</sup>
	无助感	健康	压抑感	躯体反应	
Y <sub>1</sub>	.00	.00	.45	.00	.80
Y <sub>2</sub>	.00	.00	.00	.42	.82
Y <sub>3</sub>	.00	.00	.67	.00	.54
Y <sub>4</sub>	.00	.52	.00	.00	.73
Y <sub>5</sub>	.00	.00	.00	.53	.71
Y <sub>6</sub>	.00	.00	.73	.00	.47
Y <sub>7</sub>	.00	.53	.00	.00	.72
Y <sub>8</sub>	.00	.69	.00	.00	.52
Y <sub>9</sub>	.69	.00	.00	.00	.52
Y <sub>10</sub>	.59	.00	.00	.00	.65
Y <sub>11</sub>	.00	.00	.00	.55	.70
Y <sub>12</sub>	.00	.70	.00	.00	.51
Y <sub>13</sub>	.39	.00	.00	.00	.85
Y <sub>14</sub>	.68	.00	.00	.00	.54
Y <sub>15</sub>	.00	.00	.50	.00	.75
Y <sub>16</sub>	.00	.74	.00	.00	.46
Y <sub>17</sub>	.00	.00	.41	.00	.83
Y <sub>18</sub>	.69	.00	.00	.00	.53
Y <sub>19</sub>	.63	.00	.00	.00	.60
Y <sub>20</sub>	.58	.00	.00	.00	.66
一阶因素负荷	.91*	.60	.96	.83	
一阶因素变异	.18	.64	.07	.31	

注: \*  $P < 0.01$ ;  $\Delta$  所有参数均为标准化参数。

两个信度数据表明,该量表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,可靠性较高。

### 2.2 不同年龄组 CES-D 评定结果

我们将 453 名被试按年龄分为四组,即 20~ 29 岁组、30~ 44 岁组、60~ 85 岁组,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,考察四组被试在抑郁体验四个维度及总体水平上的差异。结果表明,在无助与无望感、健康、压抑感和抑郁体验总体水平上,四组被试的平均得分差异显著( $P < 0.001$ )。为了进一步了解四组被试在上述四方面的具体差异,我们采用 Student-Newman-Keuls 分析,结果见表 2。从表 2 中可以看出,随着年龄的增加,在无助与无望感、压抑感和抑郁总水平上,个体的得分在不断地降低;在对心理健康水平的自我估价上,得分上升。老年组被试的抑郁体验得分明显地小于中青年组,而对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的评价得分明显地高于其他组,抑郁体验随

年龄的增加呈下降趋势。

表 2 四组被试在无助与无望感、健康、压抑感和抑郁体验总体水平上的差异

	无助与 无望感	健康	压抑感	抑郁体验 总体水平
20- 29组	1.72	1.94	1.93	3.11
30- 44组	1.58	2.05	1.87	2.99
45- 59组	1.47	2.10	1.77	2.92
60- 85组	1.38	2.30	1.46	2.77

### 3 讨 论

从 LISREL 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, CES-D 可以分为四个维度,即无助与无望感(helpless and hopeless)、健康(well-being)、压抑情感(depressive affect)和躯体反应(somatic),这种维度分类对数据的拟合度为 0.90 这表明抑郁体验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因素结构,而且这种结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,是可测量的。同时,这也说明,本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,可以应用于有关中国被试的抑郁体验的研究,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研究工具。

研究表明,无助与无望感、抑郁情感和 CES-D 总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。这个结果与国外的同类研究结果基本一致。Newmen 曾系统地总结了这类研究(共 18 项)的结果<sup>[3]</sup>,他的研究表明:这类研究所得出的年龄与抑郁的关系有两种可能的模式,其一,年龄和抑郁之间存在线性的负相关关系,即随着年龄的增长,个体的抑郁分数下降;其二,随着年龄的增长,个体的抑郁得分先明显下降,到中年前期或后期下降到最低程度,然后开始有所回升,在 65 到 70 岁时,明显回升,即年龄和抑郁之间呈 U 型的曲线关系。造成上述两模式差别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被试年龄分段的不同,特别是对 65 岁以上的被试的处理造成的。

本研究结果支持了 Newmen 所提出的第一种模型,但与研究所期望的——抑郁随

年龄增加而增加的假设相矛盾<sup>[2]</sup>。之所以出现这种结论,我们认为首先要区分客观的抑郁(症)与个体对抑郁本身的主观体验两个概念。一个人是否真的患有抑郁症,与他的抑郁体验有着根本的不同。CES-D 量表是一种自陈量表,它所测得的抑郁得分反应了个体对自身抑郁状况的主观体验,并不表示个体真实的抑郁状况。本研究表明,抑郁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,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:

首先,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对抑郁症状的心理敏感性是不同的。青年人对负性刺激的反应更为强烈,而随着年龄的增长,个体经历了各样的事件,承受了各种痛苦,因此逐渐对那些负性刺激的反应阈值升高,能够很平静地对待之。

其次,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对抑郁的理解可能是不同的。可能青年人对某些抑郁症状的体验更强烈,而老年人则对另一些抑郁症状的体验更强烈。研究表明:患抑郁症的青年人更多地表现为罪恶感、自我贬低或自杀冲动等<sup>[1,2]</sup>。而与此相对的,患抑郁症的老年人则更多地表现为冷漠、精力不济、或动机缺乏,并伴有不同的躯体症状。这些研究也从一个方面表明,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的抑郁体验是不同的。

#### 参 考 文 献

- 1 Newmann JP, Engel RJ, Jensen JE. Change in depressive - symptom experiences among older woman. *Psychology and Aging*, 1990, 6(2): 212 - 222
- 2 Newmann JP, Engel RJ, Jensen JE. Age differences in depressive- symptom experiences. *Journal of Gerontology*, 1991
- 3 Newmann JP, Engel RJ, Jensen JE. Depressive symptom patterns among older woman. *Psychology and Aging*, 1990, 5 101- 118

(1996年 10月收稿)